

我們兩人在一起很愉快。我想，要神采奕奕，首先要心情好，感覺快樂。我認為保持心態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。而且，我們兩人有很多話要說，談的並不是深奧的東西，不一定講哲學、講生命，總是什麼都談。——翁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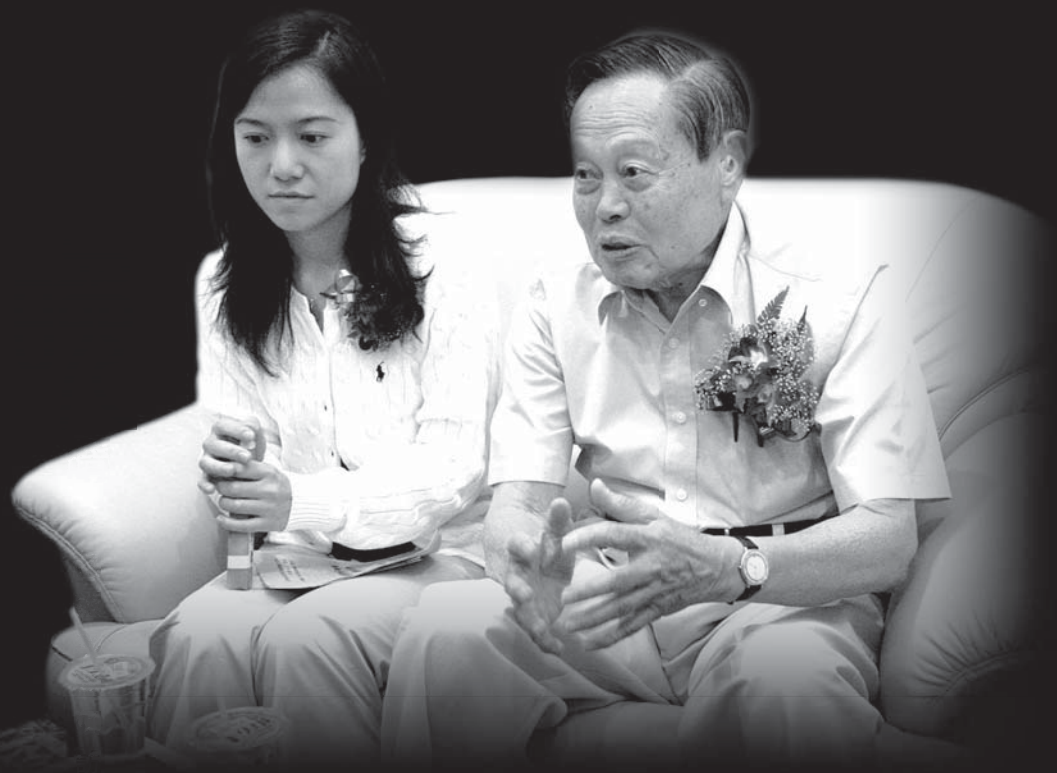
出題玩遊戲 改詩 樂悠悠

——楊振寧翁帆夫婦專訪

■ 潘星華

27

楊振寧覺得夫人翁帆聰明可愛，而且是一個沒有心機的女孩，行事也不激烈。翁帆則認為楊振寧“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，絕不令我沉悶。而且他很有品德，這是他最好的地方。” ■



我想平均起來，整個世界變得很繁榮。

在繁榮情況下，年輕人就想加入繁榮的隊伍，於是就欠缺了要埋頭苦幹、腳踏實地的那種苦幹精神。

昨天早上，在酒店咖啡廳和楊振寧、翁帆夫婦作訪問。

今年84歲的楊振寧教授，淺藍色襯衫外是深藍色外套。顯得精神奕奕，兩眼尤其炯炯有神。樣子要比報章上的照片靈活利索得多。30歲的翁帆也是一身深藍色連衣裙，青春的臉蛋散發着娟秀之氣，很討人喜歡，難怪楊振寧要說翁帆是上帝送給他的最後一份禮物。

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，已被傳媒追逐50年，接受記者採訪是小兒科。翁帆初則略有防衛神態，不過，聰敏機靈的她，很快進入受訪狀態。

記者：很高興看見你們兩位神采飛揚，最近感覺怎樣？

翁帆：我們兩人在一起很愉快。我想，要神采奕奕，首先要心情好，感覺快樂。我認為保持心態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。而且，我們兩人有很多話要說，談的並不是深奧的東西，不一定講哲學、講生命，總是什麼都談。振寧的朋友都說他這兩年年輕了，每次看見他，都說比上回年輕了。”

記者：“那這是你的功勞了。”

翁帆：“我們是互相的。他也讓我覺得很快樂。”

記者：“你把青春澆灌在他身上，而他把智慧灌注在你身上，是這樣交流嗎？”

翁帆：“並非全是這樣。”

楊振寧：“我覺得你智慧這個詞用得不恰當，翁帆只是從我這裏得到些經驗。如前兩天，我去台灣中央研究院開會，看到很多院士。我介紹給她，告訴她這個人做什麼，有什麼成就，現在在哪裏工作，我嘗試把這幾十年的經驗，慢慢傳給她。”

翁帆：“我們看見什麼就談什麼，去參觀博物院一定玩遊戲。”

楊振寧：“遊戲是這樣的：我們進去美術館或者博物院參觀前，會約定在裏面不討論，到出來時我會問她，如果這家美術館要送你一幅畫，你選哪幅？以此來看看我們兩個人是否選的是同一幅畫。這樣我們就有很多話題討論了。”

記者：“你們的合拍率怎樣？去10家美術館，有沒有8家都選同一幅畫？”

翁帆：“我們的審美觀大致相差不遠，雖然不一定同選一幅畫，但是小範圍還是一致的。”

楊振寧：“太現代主義的畫，我們都不喜歡。”

翁帆：“很多現代畫作，抽象過了頭，只是一團色彩，我們都不能接受。”

記者：“你覺得翁帆怎樣？”

楊振寧：“她聰明可愛，而且是一個沒有心機的女孩。我認識她的時候，用 guileless（單純）來形容她，兩年後，我覺得她仍然是這個樣子，這就是她的特點。她也不是 aggressive（行為激烈）的人，對世界並不是主動要去改變的人。”

記者：“你覺得楊教授怎樣？”

翁帆：“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，絕不令我沉悶。而且他很有品德，這是他最好的地方。開始認識他的時候，還會常想着他是大人物，是學者，很尊重他。慢慢接觸後，這些已不重要。他很好，常會出些數學題目給我做。說我能回答的話，就算達到什麼水平。”

記者：“你什麼水平？”

翁帆：“我的水平有時高，有時低。”

記者：“你有出題給他做嗎？”

翁帆：“我有没有出過題給你做？”

楊振寧：“可能有吧，不過記不得了。”

翁帆：“我可能有給他出題吧，但不是數學題。”

楊振寧：“我們還一起改徐志摩的詩。我們是怎麼改的？我記得我們的第一句是‘你我相逢在晚霞燦爛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。’我們把徐志摩的‘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’改了。”

翁帆：“後面我們還改了很多，現在忘了。”

（2006年7月9日刊於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）